

终身教育理论与新实践丛书

感谢 Springer 免费提供版权

学习型城市

——发展包容、繁荣和可持续的城市社区

LEARNING CITIES:

DEVELOPING INCLUSIVE, PROSPEROUS AND SUSTAINABLE URBAN COMMUNITIES

[英]迈克尔·奥斯本 [澳]彼得·凯恩斯 杨进◎主编

苑大勇◎译



终身教育理论与新实践丛书

感谢 Springer 免费提供版权

本 单 人 参 出

制 工 主 科 编 计 费

过 加 种 十 货 人 强

学习型城市

——发展包容、繁荣和可持续的城市社区

LEARNING CITIES:
DEVELOPING INCLUSIVE, PROSPEROUS AND SUSTAINABLE URBAN COMMUNITIES

[英]迈克尔·奥斯本 [澳]彼得·凯恩斯 杨进◎主编
苑大勇◎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出版人 李 东
责任编辑 王玉栋
版式设计 郝晓红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叶小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习型城市：发展包容、繁荣和可持续的城市社区 /
(英) 奥斯本, (澳) 凯恩斯, 杨进主编; 苑大勇译. —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6. 1

(终身教育理论与新实践丛书)

书名原文: Learning cities: Developing inclusive,
prosperous and sustainable urban communities

ISBN 978-7-5191-0206-7

I. ①学… II. ①奥… ②凯… ③杨… ④苑…
III. ①社区-社会教育-研究-中国 IV. ①G7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2591 号

学习型城市——发展包容、繁荣和可持续的城市社区

XUEXIXING CHENGSHI——FAZHAN BAORONG、FANRONG HE KECHIXU DE CHENGSHI SHEQU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邮 编 100101

传 真 010-64891796

市场部电话 010-64989009

编辑部电话 010-64981329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奥都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69 毫米×239 毫米 16 开

印 张 10

字 数 152 千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终身学习的理念深深根植于人类的历史中，在许多文明、社会和宗教中都有所反映和传承。中国谚语“活到老、学到老”就充分体现出中国悠久的终身学习传统。为了满足更广大社会成员的学习需要，20世纪60年代，国际社会出现了“学习型社会”这一概念。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发展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比较系统地对“学习型社会”进行了阐述，并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国家重组本国的教育体系，这些重组要基于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国家的各种机构都要成为教育的提供者，二是所有公民充分利用学习型社会提供的有利机会，进行充分的学习。

从本质上讲，学习型社会中的学习强调学习和生活的一体化，即我们所谓的“学习即生活”“生活即学习”。从纵向看，学习贯串人的生命过程的各个阶段，即所谓的“从摇篮到坟墓”；从横向看，学习发生在人们所处的家庭、社区、院校、工作场所、文化活动现场及休闲、体育场所等各种环境情境中，即所谓的“处处留心皆学问”。也就是说，学习型社会中的学习囊括发生在人们在各种生活环境下的所有学习活动，包括正规、非正规和无一定形式的学习。学习型社会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点在于，学习是所有居民的权利，而不是部分人的特权。这就意味着必须保障全体居民包括流动人口享有平等获得学习机会的权利。对于有这样那样困难或有特殊需要的弱势群体，就要提供特别的关注和支持，从而抑制或抵消社会的不平等，促进社会的公平、和谐。

学习型社会这一概念可以适用于不同的地理区域，例如国家、省、市、区、县等。但是，国际社会近年来重点关注的是城市，因为城市越来越成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价值的主要区域。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分析指出，要想解决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城市能够提供比农村更为合适的条件。城市能够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收入。由于城市的规模优势，在管理良好的情况下，城市能够更有效地提供受教育的机会、

医疗保健和其他服务。此外，城市还能够动员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女性的积极参与；城市生活能够缓解人口增加对自然栖息地和生物多样化带来的压力。

关注城市的另一个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据统计，2008年，全世界首次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都生活在城市和城镇。在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停滞和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也不再增长的情况下，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人口增长将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区域。到203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预计将由2009年的34亿增长到50亿，主要增长区域为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城市及其周边区域能够形成资源、制度结构、现代科技和国际价值观的最佳组合，使其成为21世纪知识社会的孵化器和驱动器。另外，在一个城市这样的区域内，能够更好地制订规划方案，采取灵活的方式和方法解决日常问题。民众之间的亲密接触，相互认同的社会身份及共有的历史，使他们能够相互合作，共建“社会资本”。

在国际社会，建设学习型城市已经成为促进全民终身学习的有效推进机制。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有超过1000个城市已经成为或承诺要建设学习型、教育型城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建设学习型城市已经不再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专利”，我国和我国的近邻日本、韩国、越南也在建立学习型城市，其他一些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巴西、南非也加入了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行列。这表明建设学习型城市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出现有影响的现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工作期间，倡导建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学习型城市网络（UNESCO Global Network of Learning Cities, GNLC），以动员各个城市交流如何有效地利用各领域的资源，用以发展和丰富所有人类的潜能。笔者还促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国教育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国际学习型城市大会，会议通过了标志性的《建设学习型城市北京宣言》《学习型城市主要特征》两项重要成果文件，现已经和正在对国际社会终身学习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上述网络的筹建和大会的筹备过程中，笔者与英国学者迈克尔·奥斯本（Michael Osborne）和澳大利亚学者彼得·凯恩斯（Peter Kearns），共同编辑了《学习型城市：发展包容、繁荣和可持续的城市社

区》专集，并以国际著名教育专业杂志《国际教育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特刊的形式出版（第59卷，第4期，2013年9月出版）。

专集邀请全球各大地区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为作者，从不同角度对学习型城市建设相关问题进行了回顾、反思和分析，在国际上首次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情况。这本专集的出版，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学习型城市网络的创建和首届国际学习型城市大会的召开起到了重要理论支撑作用。

作为首届国际学习型城市大会的亲历者，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的苑大勇博士以负责的精神和专业的眼光将这本专集翻译成中文，并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实在是一件大好事。

在全民终身学习成为2015年后全球发展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大背景下，建设学习型城市（地区、社区）将成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热门领域。我国建设学习型城市正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2014年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见》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衷心希望这本专集中文版的出版，为我国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政策制定者、实践者和专家学者了解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相关理念和推进机制提供方便条件，进而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对我国和国际社会学习型城市的发展做出贡献。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杨 进

目 录

学习型城市：发展包容、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社区

迈克尔·奥斯本 彼得·凯恩斯 杨 进 (1)

拉丁美洲的教育型城市

格蕾西·梅思娜 劳尔·范德思·考特拉 (21)

东亚地区的学习型城市：日本、韩国和中国

韩崇熙 牧野笃 (40)

非洲复兴进程中学习型城市建设角色

易杜乌·比奥 约瑟菲·伊萨特 约瑟夫·欧愈 (69)

中东和北非地区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

奥斯曼·哈桑·努尔 (92)

加拿大综合学习指标：推进学习型社区建设的路径

保罗·卡彭 加奈特·拉芙琳 (110)

学习型城市与地区质量分析框架研究

鲁道夫·普莱辛格·克莱纳 (129)

后 记 (149)



学习型城市：发展包容、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社区

迈克尔·奥斯本 彼得·凯恩斯 杨 进

《国际教育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IRE)的本期特刊的出版,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UNESCO Institute for Lifelong Learning, UIL)的鼓励与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终身学习研究所计划建立学习型城市国际平台(International Platform of Learning Cities, IPLC),该平台计划目前进展顺利,并于2013年10月在北京宣布正式建立。^①学习型城市国际平台发展的总目标是设立全球性网络,以动员各个城市交流如何有效地利用各领域的资源,用以发展和丰富所有人类的潜能,进而促进个体的终身发展,推动公平与社会正义的发展,保持和谐社会的凝聚力,创立可持续繁荣的发展前景(UIL 2013)。

学习型城市国际平台的支撑理念及学习型城市的发展理念并不新颖。如有学者(Longworth and Osborne 2010)提出,这种学习的理念已经付诸实施,关注地区、城市、城镇或者社区的学习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学习型城市的理念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的古希腊,尽管那时并没有像这样正式地提出,直到20世纪末才正式加上学习型城市的标签。

现代的学习型城市或学习型地区的概念来源于“学习型社会”的理念。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发展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Faure et al. 1972)提出了“学习型社会”的概念,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国重构本国的教育体系,这些重构要基于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国家的各种机构都要成为教育的提供者,二是所有公民充分利用学习型社会提供的有利机会,进行充分的学习。

所有部门——包括公共行政机构、企业、通信及交通部门，必须都要参与促进教育发展的活动。地方与全国的社区本身就是重要的教育机构。正如普鲁塔克（Plutarch）所述，“城市是最好的教师”。尤其是城市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人性的光辉，实际上包含着巨大的教育潜能，体现在社会与行政组织及文化网络之中。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城市不仅具有可持续流动的活力，而且包含着具有公民情结与同胞之情的学校。（Faure et al. 1972, p. 162）

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发展国际教育委员会撰写了一本针对21世纪的报告——《学习：财富蕴含其中》（Delors et al. 1996）。本报告更进一步地讨论了终身学习的概念，直接阐明了学习型社会为学习提供了数量众多且多样化的机会，这些机会体现在学校及经济、社会与文化生活之中。

终身学习的理念非常重要，是通向21世纪之路的关键所在。终身学习的理念超越了初始教育与继续教育的传统区别，与另一个经常提到的概念——学习型社会相联系。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机会学习，发挥自身的潜能。（Delors et al. 1996, p. 38）

因此，越来越多的家庭、产业界及商业圈、志愿者组织，还有在文化生活中比较积极的民众紧密开展合作，这种合作非常必要。为了建立学习型社会，让终身学习成为现实，最重要的是拥有和联系所有的学习阶段、学习类型与学习场所。

在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过程中，国家政府对于制定发展规划和形成共同愿景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国家作为整体，本质上是由地区、城市及社区一起形成的共同体，在不同的地区、城市及社区才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真正的实施层面。因此，一个国家的学习型社会只能通过逐个省份、逐座城市、逐个社区依次建立（UIL 2013）。实际上，近几年来，随着许多国家对终身学习理念的广泛接受，逐渐将终身学习作为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指导原则，同时也采用了一些实际措施，通过一些运作方式，将终身学习付诸实施。

过去的研究曾经出现过一系列词汇涉及“基于地域类型的学习概念”（a geographically-based learning concept）（Longworth and Osborne 2010, p. 369）。包括“教育型城市”（Educating Cities）的概念，从1990年在巴塞罗那^②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教育城市会议以来，就得到了广泛使用。还有“学习城市”（Cities of Learning）的概念，还有更为常用的“学习型社区”（Learning Communities of Place）的概念（Faris 2005）。这些主题的公开出版物，大部分倾向于使用学习型城市、学习型地区（learning city/region）的概念，城市与地区在概念范围内基本能够通用。不管使用哪一个，从根本上讲都是在讨论建设“学习型社会”（learning society）的途径等相关问题。

实际上，学习型城市的概念主要在发达国家得以实施，理念的起源是一些国际组织包括世界经合组织（OECD）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项目，以及欧盟在21世纪初已经实施的一些项目。

通过我们的观察，例如，OECD 1993年发布的一份《终身学习的城市发展策略》（*City Strategies for Lifelong Learning*）的研究报告，报告回顾了其成员国中的7个城市的学习型城市概念的推动进程，这些城市包括阿德莱德、埃德蒙顿、爱丁堡、哥德堡、挂川、匹兹堡和维也纳。这些城市在早期的OECD组织研究中提出了终身学习和普通教育的理念。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都将教育置于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与政策前沿，用以改善经济状况，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让公民过上更好的生活。OECD通过多年的努力，也表达出了促进“学习型城市”发展的决心，各个社区试图通过共同学习，将学习型城市作为改变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式。因此，这些参与城市在1994年创立了国际教育城市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ducating Cities, IAEC）。

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教育：财富蕴含其中》（*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的研究报告。同年，OECD发布了《全民终身学习》（*Lifelong Learning for All*）的报告。这两个报告文件均强调学习的多样化背景，并且紧密联系当今社会与社区面临的经济、社会、文化与环境挑战的概念。1996年，欧盟宣称这一年是“欧洲终身学习年”。这些同时推进的国际性的战略措施，强调了未来社会中学习的重要性，也为世界范围内旨在推动学习型城市与学习型地区的项目发展提供了进一步的推动力（Yang 2012）。

随后，2000年世界经合组织还不断支持推进终身学习项目的实施，涉及欧洲五个地区的学习型地区的建立，这些地区包括安达卢西亚（Andalucia）、厄勒（Oresund）、耶拿（Jena）、泰晤士河口区（Thames Gateway）及维也纳（Vienna）。

在欧洲，里斯本战略（Lisbon Agenda）旨在让欧洲成为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及最有活力的知识为本的经济体，能够推动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作，还有更高的社会融合度。为响应此战略，欧盟委员会越来越关注终身学习和地区性终身学习发展，并将其作为教育发展的重要环节。其中，一个特殊的计划是终身学习地区项目（Regions of Lifelong Learning, R3L），还有一些其他的发展项目，都受到了欧盟终身学习项目的资助，包括2000年的TELS项目（Longworth 2006），2005年的Lilliput项目（Allwinkle and Longworth 2005），2006年的Pallace项目（Longworth 2006），2007年的Lilara项目（Doyle et al., 2007），2008年的PENR3L项目（PASCAL, 2008），2010年的EUROlocal项目（Hamilton and Jordan, 2010），以及2012年的R3L+项目（Eckert et al. 2012）和MASON（2012）等。^⑧

在欧洲，还有一些国家提出了国家性项目，如德国（Thinesse-Demel 2010）、英国（Hamilton and Jordan 2011）及意大利，另外，也有一些区域性及城市项目，欧盟以外的国家也有这样的项目，包括加拿大（Faris 2005）、南非（Walters 2009）及澳大利亚（Kearns 2011）。

但是也有相应的证据证实，这些项目中很多计划并没有得到持续实施，原因是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这里的案例都包含在17个项目中，大多数受到R3L项目的资助，还有一些国家性项目，比如英国与德国（Souto-Otero 和 McCosham 2006）。

就像最近一篇“学习型城市的兴起与衰落及再次兴起”的报告所展示的那样，在很多案例中学习型城市缺乏可见度的原因在于：

已经被吸纳进入或者成为战略性政策和结果的部分，通过贴上这样的标签，可能没有体现得那么显著。例如，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先前强力推动学习型城市的建立，但目前却辩论说学习仍然是这些研究的核心，仍推动相关政策与实践前行，不过“学习型区域或城市”的旗帜不再是首选的术语了（Jordan et al. 2013）。

学者汉密尔顿和乔丹（2011）对苏格兰的案例提出建议，学习型城市的原理植根于不同的合作关系及区域发展情景之下。但是，学习型城市的理念在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快速发展的势头。基于最近的研究发现（Yang 2012），可以估计世界上超过 1000 个城市已经成为或者承诺要建设成为学习型城市/教育型城市。这些新的发展趋势主要位于南欧和拉丁美洲，在那里教育型城市已成主流，以及在东亚等国，尤其是中国、韩国和日本这种趋势更为明显，韩崇熙（SoongHee Han）和牧野笃（Atsushi Makino）针对这一问题撰写的文章专门说明了这些国家的情况。当前如此多的地区已经明确提出创建学习型城市、教育型城市，可见学习型城市的创建已经成为一种有影响的世界现象。

在关于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早期文献中，学习型城市与学习型地区在许多方面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研究。尤其从 2005 年开始，帕斯卡尔国际观察组织（PASCAL Observatory）的一系列研究书籍已经显示，背景差异相当大的国家和地区都在推进一些新的实施项目来促进学习型城市和学习型地区的建设。^④上面所提到的很多书籍及现存的出版物中都主要关注欧洲与北美的学习型城市与区域发展（Hirsch 1993, Gustavsen et al. 2007）。但是，在面对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的城市社区时，尤其是非洲、亚洲、阿拉伯地区及拉丁美洲地区时，这些区域的城市应该及时预测当地公民的学习需求。因此，本期《国际教育评论》的研究成果为各国学习型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交流机会，让大家能了解这些地区学习型城市的发展，同时也提供了一些国际性视角来对所有地区的广泛趋势与挑战进行解释。

应对城市面临的巨大挑战

世界上几乎每个城市都面临一系列问题的挑战。这些问题包括城市迅速发展及与之相伴的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所带来的影响，应对环境挑战，回应人权问题，许多城市面临的逐渐增长的不公平，社会分裂与整合，以及社区与共同身份认同意识的缺失等。

学习型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在于，学习型城市发展策略作为城

市的服务媒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以战略性路径解决问题，建设包容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这些城市能够顺应 21 世纪的发展状况。

本书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学习型城市的问题进行了思考，研究的成果文献为下一步的工作奠定了基础。本书的研究论文中，包括格蕾西·梅思娜（Graciela Messina）和劳尔·范德思·考特拉（Raúl Valdés-Cotera）撰写的《拉丁美洲的教育型城市》，韩崇熙（SoongHee Han）和牧野笃（Atsushi Makino）撰写的《东亚地区的学习型城市：日本、韩国和中国》，易杜乌·比奥（Idowu Biao）、约瑟菲·伊萨特（Josephine Esaete）与约瑟夫·欧愈（Joeeph Oonyu）撰写的《非洲复兴进程中学习型城市建设角色》，还有奥斯曼·哈桑·努尔（Osman El Hassan M. Nour）撰写的《在中东与北非区域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这些研究论文中，对教育型、学习型城市发展的分析，其基本特征在于教育型、学习型城市强调解决城市所面临的基本挑战。

拉丁美洲

在拉丁美洲的发展背景下，格蕾西·梅思娜（Graciela Messina）和劳尔·范德思·考特拉（Raúl Valdés-Cotera）表示，教育型城市的理念与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以及从城市空间范围内建立社区的可能性息息相关。因此，它与基于保护个体社区理念的政治性建议相符，可进行平等的对话与协商。教育型城市首先注重扩展所有人的基本受教育权利，包括通过教育与培训实现现代与代之间的多元化、理解、合作与对话。其次，促进人们与外在自然环境之间的友好关系，考虑所有个体发展对城市环境的巨大影响、保障居民良好的生活品质。最后，教育型城市提升人们的参与和协作意识，让人们能够整合到社会与工作场所，意识到排外与边缘化对自身影响的机制，意识到制定积极行动所必需的政策的方法。

东亚

在日本、中国、韩国的学习型城市报告中，韩崇熙（SoongHee Han）和牧野笃（Atsushi Makino）对三个国家不同的学习型社会、社

区教育及参与项目的人员档案进行了调查。这些学习型城市的经验显示出独特的集体主义特征。日本的经验显示，泡沫经济所带来的学习型城市概念仅仅是表面现象，在此之下存在着大量社区活动，这种活动被重新概念化成学习型城市的根源，并支持将城市发展成某种学习型组织。做过相关比较之后，韩国的学习型城市经验显示，由国家行动计划来推动，对个体城市进行积极改革，而这些城市拥有地方自治权与地方政治。中国学习型城市政策的迅速改变显示，发展学习型城市作为文化干预的新的可能性，这些学习型城市能够对城市治理进行管理，保持社会稳定。总之，这三个国家的学习型城市政策被视为应对深刻社会变革的方式。

非 洲

易杜乌·比奥 (Idowu Biao)、约瑟菲·伊萨特 (Josephine Esaete) 与约瑟夫·欧愈 (Joseph Oonyu) 对非洲国家城市的功能失调进行了直接评估，学习型城市的路径在非洲尚不被人所知晓。

尽管非洲在历史上拥有很著名的古代名城，但其现代的卫星城区域都是贫民窟，到处都显得肮脏、缺乏规划，充满着人间的苦难 (Biao, Esaete and Oonyu)。

本文作者在报告中，将历史性视角带入文章，对比了古代非洲的城市、殖民时期的控制型城市及独立后的城市，最后一类城市深受迅速的非计划性增长及一系列随之而来的问题的困扰。他们视学习型城市方式为与非洲状况密切相关，将其置于强调非洲城市特有问题的背景下。在方法的采用上，他们回到保罗·弗莱雷 (Paulo Freire 1973) 所倡导的觉悟概念，将其视为通过行动与反思，发展个体面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意识的过程 (Biao, Esaete and Oonyu)。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设想终身学习政策与策略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他们讨论所遇到的障碍与发展历史所形成的观念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起飞平台” (take-off platform)，这个平台启动并推动了他们对于未来的预见。在他们看来，这个平台需要在商议觉悟的过程中，建设

城市居民的需求，使城市居民的意识得以苏醒，采用实际的行动以改造物理的、社会的及心理的环境。作者还建议推动广泛的公共讨论，即“稍纵即逝的话题”（fleeting themes），作为该过程的重要部分（Biao, Esaete and Oonyu）。

在本文作者设想的发展过程中，终身学习策略相当重要，在治理的领域内，行动的需要也得到重新认识，建议非洲的立法者制定法律，指导城市议会采取措施以建立具有可持续发展机会的城市，提供综合性政策以推动健康、社会、环境及经济发展（Kearns 2012）。他们还设想希望高等教育机构发挥更加强有力的作用。

同时，他们还还为非洲未来学习型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前景，值得更广泛的讨论，问题在于他们的“起飞平台”怎样能够被设定为动机性与持续性的状态。

中东与北非

奥萨马·哈桑·努尔（Osman El Hassan M. Nour）撰写的文章为区域性合作提供了非洲地区的情况介绍，促进儿童友好型城市（Child-Friendly Cities, CFC）的人权发展愿景，能够为中东与北非（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MENA）促进学习型城市的发展提供相应理念。

努尔的研究有两个重要的主题涉及对学习型城市未来进行考量。一个方面是加强儿童人权领域保障的方法，另一个是中东与北非地区建立儿童友好型城市进行区域合作的策略。儿童友好城市的概念最初于1996年发展起来，在联合国儿基会（UNICEF）与联合国人类居住区规划署（UN-HABITAT）联合资助下的联合国人类居住区会议上提出（UNICEF IRC, 2008）。

努尔讨论了儿童友好型城市的两种发展方法——权利角度的方法（rights perspective approach）与环境方法（environment approach）。权利角度的方法指出了可持续性学习对城市价值观的重要性，这方面的观点也和本研究专辑的其他文章形成了更加深刻的呼应。努尔更进一步提供了地方政府参与到儿童友好型城市的管理权，实施《儿童权利公约》的九个步骤（UN 1989），指出这些步骤是相互关联，且相互支持的。

这篇报告的权利角度的方法与学习型城市相联系，正如努尔所说的

那样，为促进儿基会在北非与中东地区（MENA）的实施所采取的策略具有特殊的价值观，且是以区域合作为基础的。这种方法最初在2007年于阿曼召开的咨询会议中有所提及，专家团队起草了一些建议，可以为区域儿童友好型城市项目在北非与中东地区的实施提供基础。

这个达成协议的方法涉及区域网络的建立，从而鼓励对于儿童权利含义及在区域中实施的含义开展共同理解的对话。这种实施过程受区域网络的支持，发展出计划与服务提供的标准。这种项目受到区域内秘书处的支持，以帮助建立北非与中东地区的儿童基金网络。

努尔进一步阐释了北非与中东地区儿童保护项目（Child Protection Initiative，CPI）在推动人们对儿童友好型城市概念的意识与理解中扮演的重要作用。这些任务包括材料的准备，具体有资料书籍、培训手册与宣传手册。他还讨论了北非与中东地区一些城市的儿基会活动，这些城市包括贝鲁特、大阿曼、喀土穆、加沙、麦地那及亚历山大。

总之，本研究中的很多理念与学习型城市的理念可以延伸到世界各地紧密相连，尤其是诸如非洲和南亚地区，这些地方学习型城市发展缓慢，或者压根不存在。与合作性行动相联系，共同促进人权与区域合作战略达成一致，这是研究应对策略中最值得深入考虑的，将学习型城市的理念延伸到那些有限发展的领域内。

从地区到全球的定位与发展方向

考虑到讨论非洲与北非、中东地区的报告，其共同之处在于指出这样一条经验：学习型城市的定位及发展方向既应该是地区性的，又应该是全球性的。从两篇研究文章中可以明确得知，学习型城市若要在非洲取得成功，必须满足非洲城市的特殊需求与条件。同时，学习型城市也必须在竞争性、全球性及独立性情景中发挥功能，在这种情景下人权与社会正义目标需要与经济目标相平衡。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应该采取学习型策略以促进可持续性发展。^⑥

除了比奥、伊萨特和欧愈的研究文章之外，该领域的其他报告也指出了在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型城市过程中传统与文化的重要性。韩崇熙和牧野笃的研究在这方面尤其具有指导性，因为他们对日本、中国及